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季北略 第二十三卷 補遺

殺星降凡（萬曆）

萬曆三十三年乙巳，傳一羽士伏壇，魂至天門，見包拯奏帝曰：「自唐黃巢以後，宋秦檜以來，中界罪犯繁夥，久埋地獄，未正天刑，謹齋表以聞。」

帝命九天清獄&~DWA;，併法勘司會議。時該曹司奏云：「罪犯萬萬，應在刀兵劫內勾銷。著冥司判生人道，遣月孛、天狗、羅睺、計都，好殺諸神，降生人世，使攪亂乾坤。」

帝甚憫之。太白金星奏請隨行願因事救解。遂同下界。

時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大雪六日，至元旦始止，凡五尺。眾晨起，見遍地雪，上有巨人足跡及牛馬蹄痕，深尺許，眾大異之。蓋即月孛諸凶神，與所隨妖星馬疋，俱於大雪中下界，托生人世，故所至有足跡。是歲丙午五月，李自成生。

李自成生

嘉靖時陝西米脂縣廣義鄉，有李十戈者。初生時，父夢九矢一槍，自空飛入其室，驚覺，妻舉子。父云：「此子異日，當掌握兵權，建功邊塞。」槍矢總類戈矛，九一適成十數，命名十戈。及長，慷慨好義，年五十二，尚無子。繼妻石氏，年三十餘，復不孕。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二月，進香武當祈嗣，道士梅三島贈藥以歸，石乃孕。

丙午，十戈夢一騎突入，忽長嘯數聲，周繞其室，乃覺，石生自成。因夢一騎入門，乳名闖兒。

年十六夏月，師以雨過雲收，命聯云：「雨過月明，頃刻頓分境界。」自成云：「煙迷霧起，須臾難辨江山。」又秋進蟹，師命詠螃蟹詩。自成賦云：「一身甲冑肆橫行，滿腹元黃未易評。慣向秋畦私竊谷，偏於夜籬暗偷營。雙螯恰似鋼叉舉，八股渾如寶劍擎。只怕釣鯨人設餌，捉將沸釜送殘生。」師見詩，謂：「異時雖有好日，終是亂臣賊子，不獲令終。」

未幾，自成棄文習武。父死半載，家產悉傾。時縣東有周清，年二十，貌偉有膂力，與妻趙氏，以打鐵為業，火星滿室，眾遂呼為「滿天星」。自成依之學藝，結為兄弟。越二載，有鄭某與妻馮氏，有一子一女，起家時止一斗粟，至是頗富，故眾呼其子曰仁為「一斗粟」，性不羈，女美，以二月生，乳名燕娘，歸自成。已頻旱，米每石六兩，大饑，盜蜂起。

崇禎二年，京師被圍，詔天下勤王，自成遂詣軍門，投為隊長兵。行四日，餉缺，率諸軍鼓譟，遂遯走。中途遇北來逃兵，欲劫之，自成曰：「予號闖王，名著三秦。」取槍插入地，去五十步射之，應弦而中。中劈為兩，兩眾驚拜，推為寨長。時旱饑民人逃竄，自成遂居山為窟。

雲護李自成

予聞李成始事頗奇。

自成初起在河西臨洮間，其黨不多，踰年遂得萬人，撫鎮諸臣舉兵圍之。自成藏入洮河底駐營時，東則洮河，而西則黃河也，南與北，官兵固守。且洮河闊大，水勢復甚急，自成入於洮底，無計可出，是走絕地矣。

一日，自成棄萬眾於洮中，止率七人，跨馬涉流而渡。岸上守兵遙望黑雲一條，儼如龍然，遊過河去，蓋黑雲擁護自成，竟不見有七騎。亦大異也。自成既渡河，官兵猶不之覺，遂率七騎登岸遠逸。初至晉昌，次入漢中，次又入蜀之夔州雲陽，後入湖廣，凡突走數千里，眾大聚，遂不可制。

江陰庠士馮吉甫，清初從錫紳張輔至秦之鞏昌歸，予謂必聞自成事，久欲訪之而無暇也。至康熙九年冬，偕秋紹張子往，談次吉甫述此。

群賊推自成為王

李自成結九十八寨，響馬內有二十四人，為首各有混名。

第一名老&~KHWR;孫昂、第二名洪太太洪用光、第三名翻江龍呂佐、第四名曹操王林漢、第五名八大王張獻忠、第六名一條龍張立、第七名格子眼盛永正、第八名沖天鵬方也仙、第九名梅鐵塊梅遇春、第十名水底龍劉伯清、第十一雙珠豹史定、第十二潑皮風陸綱、第十三一枝花王千子、第十四兩裡金剛王命、第十五五閻王丘正文、第十六掃地王聞人訓、第十七河天飛沙來鳳、第十八善隱身蔡本雄、第十九混天龍馬元龍、第二十穿山獼猴庭漢、第二十一不粘泥趙勝、二十二混十萬姜廉、二十三滿天星周清、二十四一斗粟鄭日仁。群賊共推自成為大元帥，稱「闖王」。

自成既得眾，謀劫郡縣。

張獻忠曰：「欲圖大舉，先資糧餉。」

聞人訓曰：「張公言善。」

自成於是命孫昂、史定往山西，呂佐、林漢在陝西，聞人訓、方也仙往山東，洪用光、鄭日仁往南直，安慶，馬元龍、王命往滌和，俱率眾數萬。

李巖作勸賑歌

李巖勸縣令出諭停徵，乃崇禎八年七月初四日事。

又作《勸賑歌》，各家勸賑濟。歌曰：「年來蝗旱苦頻仍，嚼嚙禾苗歲不登。米價升騰增數倍，黎民處處不聊生。草根木葉權充腹，兒女呱呱相向哭。釜甌塵飛變絕煙，數日難求一餐粥。官府徵糧縱虎差，豪家索債如狼豹。可憐殘喘存呼吸，魂魄先歸泉壤埋。骷髏遍地積如山，業重難過饑饉關。能不教人數行淚，淚灑還成點血斑。奉勸富家同賑濟，太倉一粒恩無既。枯骨重教得再生，好生一念感天地。天地無私佑善人，善人得厚福長臻。助貧救乏功勳大，得厚流光裕子孫。」

李巖歸自成

巖初見自成，自成禮之。

巖曰：「久欽帳下宏猷，巖恨謁見之晚。」

自成曰：「草莽無知，自慚菲德，乃承不遠千里而至，益增孤陋兢惕之衷。」

巖曰：「將軍冬日在人，莫不忻然鼓舞。是以謹率眾數千，願效前驅。」

自成曰：「足下龍虎鴻韜，英雄偉略，必能與孤共圖義舉，創業門基者也。」遂相得甚歡。

### 宋獻策及群賊歸自成

宋獻策，面如猿猴多智略，雲遊各省，妄言禍福，謂國運將終，煽惑人民。又傳二語云：「十八孩兒兌上生，自小生來好殺人。」聞自成日強，往歸之。自成亦素聞獻策通術數，故一見如舊識，即屏左右，問攻取事。

獻策云：「流人順河干，陷在十八灘。若要上雲天，起自雁門關。將軍始為馬上之王，王號『闖』者，已驗其說矣。若推『起自雁門關』一語，將軍起義，當從此地始也。」自成大喜，稱為宋軍師而不名。

時有將二十一人，來歸呈揭：

牛金星，河南人。唐啟原，山西人。劉宗敏，山西人。王漪清，山西人。馮岳，河南人。張澤，北直人。谷大成，四川人。顧永龍，河南人。李牟，河南人。趙禮，四川人。苗人鳳，陝西人。吳風典，四川人。祖有光，湖廣人。管撫民，湖廣人。朱浦，山東人。李承元，北直人。孫世康，四川人。苗之秀，山西人。陳泯，河南人。戈寶，陝西人。王年，四川人。

右所列二十一人，有實者，有隱者，非皆真實姓名也。博洽君子自知之。

### 賊將官銜

宋獻策，開國大軍師。牛金星，天祐閣大學士。唐啟原，提督四路戎馬大元帥。劉宗敏，權將軍。戈寶，正監軍。馮岳，毅將軍。王年，左監軍。谷大成，銳將軍。王賈，右監軍。李巖，制將軍。柏止善，果將軍。苗人鳳，左先鋒。王漪清，龍護將軍。祖有光，右先鋒。張澤，豹略將軍。官撫民，前先鋒。顧永龍，護將軍。朱浦，壓隊人將軍。吳風典，迅將軍。李承元，征西將軍。趙禮，右擊將軍。李牟，討北將軍。孫世康，協輦將軍。陳泯，鎮東將軍。苗之秀，虎賁將軍。張霖，圖南將軍。

以上官銜俱自成初時所定，後入荊，復定九等。至姓氏俱有隱誤者，予雖改正一二，猶未盡較也。當俟付梓時悉取諸書，與同志世核之耳。然野史所紀瑣事，頗多實者。（辛亥四月初十日，社埕王館書。）

### 李巖說自成假行仁義

自成既定偽官，即命谷大成、祖有光等，率眾十萬，攻取河南。

李巖進曰：「欲圖大事，必先尊賢禮士，除暴恤民。今雖朝廷失政，然先世恩澤，在民已久。近緣歲饑賦重，官貪吏猾，是以百姓如陷湯火，所在思亂。我等欲收民心，須托仁義。揚言大兵到處開門，納降者秋毫無犯；在任好官仍前任事，若酷處人民者，即行斬首，一應錢糧比原額止徵一半，則百姓自樂歸矣。」自成悉從之。

巖密遣黨作商賈，四出傳言：「闖王仁義之師，不殺不掠人。」編口號使小兒歌曰：「吃他娘，穿他娘，開了大開迎闖王。闖王來時不納糧。」又云：「朝求升，暮求合，近來貧漢難存活。早早開門拜闖王，管教大小都歡悅。」時比年饑旱，官府復嚴刑厚斂，一聞童謠，咸望李公子至矣。第愚氓認李公子即闖王，而不知闖王乃自成也。李巖曾舉孝廉，其父某尚書也，故人呼巖為李公子。

### 左良玉中州之戰

當時河南歸賊甚眾。上命楊嗣昌督師，嗣昌臨行奏曰：「臣當誓死必殺賊，二年之內，必有以報陛下。不煩南顧之憂。且請增兵十萬，增餉一百八十萬。」

嗣昌提兵二十萬駐楚，調川兵自衛。使張獻忠乘虛入蜀、綿州、劍州等處，屠戮甚慘。嗣昌至蜀，復調豫兵自隨。致李自成因間入河南，殺福王。嗣昌請加左良玉太子太保、平寇大將軍，賜蟒玉，敕協力征剿。

嗣昌駐營歸德，遣良玉為前隊，至武安縣，賊先鋒柏止善突前，良玉麾下遊擊將軍左明國禦之。戰久，忽左營砲發，柏止善驚，被槍而走。

谷大成在陣前，良玉遙謂之曰：「三百年來，朝廷德澤宏深，何負於汝而反耶？」

大成曰：「貪佞滿朝，公行賄賂，民間脂髓搜括殆盡，塗炭難言，尚誇德澤乎？」遂戰。

良玉佯北，大成逐之。良玉回馬，大成中刀乃走。

### 劉熙祚死節

張獻忠破襄陽，殺襄王。楊嗣昌自縊。臺省劾良玉縱兵劫掠，玩寇不援，遂降二級，追奪敕命。良玉將士，由是不力戰。

獻忠知之，遂入漢陽、荊黃等郡，長驅席捲，勢若破竹。惠、桂藩遁走，獻忠追之。

劉熙祚命中軍王永圖率兵護行，自欲入永州，為堅守計。被賊百計誘降，熙祚不屈而誓。獻大怒，遂殺熙祚於長沙府寧鄉縣文廟中。

後人有詩贊曰：「昔日真卿罵祿山，至今生氣滿人寰。劉公殉節堪同調，忠烈清名振兩間。」又吊劉詩云：「繡斧巡湘舊有名，忽提孤劍出方城。荆南血濺痕猶在，斗北魂升望已深。討賊朝圖黃石略，勤王夜戰楚江程。可憐身死家猶遠，漢水潺潺盡哭聲。」

時全楚悉陷。

### 長沙女子

女子，不詳姓氏，年可二十，居長沙城中。賊至城下，兵吏皆逃，唯女執戈登城。

城陷賊入，女即持刀擊賊，賊曰：「眾人不守，汝一女子何能為？」

女曰：「吾以愧天下之為男子者。」

女有色，賊欲邀之，女瞑目大罵，揮刀戮賊。遂被害。

隻身登陴，事豈有濟，女寧不知之？顧其所為，極奇。凡被賊之地，節烈婦女死者何限，而此獨以奇傳。令鬚者聞之，能不慚死哉！

### 李自成圍開封

自成遣權將軍路應標為大將軍，狄應魁為先鋒，趙禮為右擊將軍，王襄為左攻將軍，發兵三十萬，圍開封。黃河水決，闔城盡溺。賊所至，望風而潰。止固始縣總兵黃鼎，設法堅守，城得全。鼎係六安州人，多膽略。聞應標等將抵城下，先遣張允林詐降，密通賊情，招合頗眾。

### 孫傳庭敗

癸未八月，孫傳庭督兵十萬，克日征剿。奏云：「臣當掃清楚豫，蕩盡鯨鯢，必不敢遣一賊以貽國家之患，以廬君父之憂。」自成聞之，遣大將軍劉宗敏、征西將軍李承元等禦之，匿其精銳，先驅良民扮作賊兵冲陣。傳庭與戰，斬首二萬，追奔百餘里，自成又遣李牟率眾詐降。偽云：「賊中畏孫爺如虎，止辦奔逃，不敢交鋒。」孫信之，直入其窟，忽賊營大砲一聲，十面伏兵盡發，王師覆沒，傳庭走，賊入潼關。

### 程源疏略

先是孫傳庭未敗之日，有新榜進士程源，見賊勢危急，恐傳庭輕戰取敗，即痛切上疏。其略曰：「臣聞主憂臣辱，古今之通誼也。值今聖明御極，天下豈有難為之事？顧空言則有之，而事實竟少。賊寇披猖屢經歲月，俄而報捷，俄而失師，重煩我聖明大慮，則以本謀之未立，而見之未遠也。臣請折衷天下大勢與狡寇本情，而次第謀之。合天下大勢，以西北制東南，以東南奉西北耳。乃者寇起中州，據我腹心，圖我荊襄諸郡，扼我上游，夫中州之隔神京，限以一河也，荊襄之去陪京，只十五日也，而不敢即窺者，臣以為賊之計狡也。計賊渡河，必背顧秦蜀，窺南又不便騎射，以為漸圖秦蜀，則可以安意渡河也；南圖淮揚，則陪京孤注也。此二策者，安危繫焉。何可不亟圖之？頃者，孫傳庭以數萬之師，博數十萬之劇賊，孤軍深入，數以捷聞。臣嘗對所知曰：『此誘敵也。』今果以僨師報命矣。夫撫臣豈非一擔當之臣也？然而兵有犄角，有牽制，有應援，有虛實，豈可以數萬之師，搏虎狼之穴哉？臣聞王翳之伐楚也，請兵六十萬人；漢高帝之困項羽也，必俟韓信三十萬師之至。蓋多寡之數，強弱分焉，彼已見焉。今寇餘非楚項之比，而國家全勝遠過漢秦。然殲大寇，必大舉，欲大舉，則必召數十萬之師，八面齊集，而攻之以分其力。誰應援，誰聲實，誰牽制，誰批腹，著著照應，使之疲於奔命，救接不暇，然後可一鼓而殲之。蓋賊之所忌者，分也；我之所恃者，合也。聞楚郡偽官，請兵於賊，不許，則賊之所忌可知也。今議者又曰：『賊必渡河也。』臣愚以為，賊必不遽渡河，但恐秦兵新敗，賊必乘虛而攻。使傳庭而憑關固守，俟賊頓師城下，智盡能索，師老力疲，而後議取之，猶可為也。若以新敗之眾，開關延敵，膽恆心怯，必致奔潰。萬一寇闖關而入，三秦一失，賊得崑力渡河，天下事有不忍言。此臣之所為，痛哭以請也。伏乞飛敕傳庭，閉關攔城，勿事浪戰。天下幸甚。」

書奏不省。潼關果失。

### 防河剿寇十款

程源見三秦失守，具《防河剿寇十款》。其略曰：「臣聞居得為之地，盡瘁以靖亂者，大臣之事也。居不得為之地，忘身而通言者，小臣之心也。昔漢當承平之世，書生賈誼猶痛哭流涕以請，況今天下亂形已成，民心將二矣；漕糧將乏，外解將不能至矣；敵將逼關，寇將渡河，神京孤注矣。言戰無以為戰，言守難以為守。臣以為及此時，一一而速圖之，猶能自立也。能自立，然後可以議恢復。此機一失，如既燼而責救火焉，則東南西北之局，俱無是處矣。此臣所為痛哭而請也。」

### 繪圖續記

忽宮中見一少婦，遍體縞素，或當黎明，或遇昏暮，滿宮奔走。宮人逐之，急即不見，眾皆疑懼。時賊勢猖獗，大內舊有秘室，係劉誠意封，識上書云：「凡國有大變，方可門視，不得輕易洩露，以啟禍端。」上欲開封驗視，親至秘室門外，見封識重密，陰風凄慘，自空中來，惡霧迷漫，從地而起。掌宮太監叩首奏曰：「此乃先天秘機，恐不可輕洩。」上不允，堅欲啟視，視命小豎二人，揭開。上親步入，黑暗無光，妖氣衝塞鼻端，幾不能立。上與兩班內臣，亦有懼意。須臾，室內微有光，視之，乃一朱紅木櫃。上命速開，小豎將金斧砍櫃，內有三軸拋出。看第一軸、第二軸至第三軸，宛如聖容云云。內臣對曰：「未來之兆，禍福難分，非臣下所能預洩也。雖云屢見不祥，今皇爺仁愛治民，剛斷理政，從來以正勝邪，縱有微眚為災，是亦不煩深慮。」

看畢，上還宮，默然不樂。次日御朝，欽天監奏夜來東方有星，名曰長庚，較昔大異，光芒閃爍，有四角，有五角，中有刀劍、旗幟、人馬影子，似哄鬥象，且條大條小，條長條縮，條隱條現。

又南京科道奏鳳陽地震，其聲如吼，一日三震，人人惶惑。

### 頒罪己詔

上以災異迭見，遂頒罪己詔，遍佈天下，傳諭內外大小諸臣，通行各省直等衙門，俱要省刑撤樂，不許宴飲，不得迎送，裳服用布制成，專尚樸素，不加華飾。詔云：「奉天承運皇帝詔曰：朕以薄德，迭罹天災，蝗旱頻仍，生民塗炭。寇勢披猖而莫剿，人心渙散以難收。皆由朕罪日深，是致朕心日拙。茲特詔爾朝野諸臣直言無隱，盡諫無私，或禁閉邪心，或開陳善道，務使天心感格，世轉雍熙，庶得朕恪允中，臣民胥慶，爾其欽哉。」（此記崇禎十七年二月。）

### 召張真人建醮

上既頒詔，復遣使往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，召三天大法師正一張真人，詣京設延禧萬壽禳妖護國清醮一壇。

使者至真人府，見書金字牌云「正一天師洞府上清宮」。左右聯云：「綱維嶽瀆威權廣，叱吒雷霆號令雄。」天師即帶道錄左贊法真人、道紀右護功真人、驅雷掣電真人、移星換斗真人、飛鳥走兔真人、呼風喚雨真人、祛妖除祟真人、宣祥致瑞真人、執劍仙童、握符神將、隨壇擁衛功曹使者一應人員赴京。

入朝。上曰：「近來天災屢見，宮禁多妖，皆由朕之不德所致，雖躬行修省，然必賴卿冥告上帝，為朕敷陳，庶或轉禍成祥，化災為福。」

真人曰：「吾皇引咎自責，以撫天下，如此立念，安有天心不格，殃眚不除，宮禁不寧，兆姓不和之理？臣願竭誠醮事，以報

聖恩。」

上再三慰勞。真人出朝，至萬壽宮中，建羅天大醮。又於附近宮觀寺刹，選僧道各三百人，在壇執事。建醮四十九日，每三聖駕躬臨，行香祈禱。真人焚疏，伏壇疏曰：「伏以承平既久，禍亂應生，雖理數之自然，亦愆尤之所致。臣等綏臨四海，叨社稷之鴻圖；撫有萬方，荷生民之重寄。殊慚薄德，招譴非輕，咎吝彌深，災殃迭見。臣特自陳六事，禱竊桑林，敢用仰叩玄穹，仁敷黔庶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一統無災，災由恩弭。右疏謹獻金闕寥陽玉清上帝。」

醮畢，真人府伏壇前，神遊帝闕。既寤，不敢宣洩。止奏云：「災異妖孽，上帝已命北極佑聖真君，戡斬收逐矣。國家綿久，萬子萬孫。」

真人即辭歸江右。

予少時聞張真人過吾錫，傳宮中有妖，上召真人驅擒之耳。即此事也。真人所奏北極佑聖真君，蓋指玄武。玄武，被髮仗劍者也。大清帝起於東北，辮髮入中國，驅逐自成，頗似之。至萬孫之說，崇禎、弘光、永曆俱萬曆之孫也。天師不敢洩漏天機，故為隱語以奏耳。（辛亥四月十一日，社壇王館記。）

#### 李自成傳牌

自成傳牌各處，詭稱：「仁義之師，不淫婦女，不殺無辜，不掠資財，所過秋毫無犯。但兵臨城下，不許抗違。第一銃要印官出迎，第二銃要鄉紳投服，第三銃要百姓跪接。如關閉城門，上城拒守，攻破之日，盡情屠戮，寸草不留。」百姓聞之，望風迎降。

#### 李自成渡河

自成率兵五十萬，先於沙渦口造大舟三千號，又掠民船萬餘，以載兵馬。自沙渦渡黃河登岸，至山西太原等處。

#### 李自成偽詔

詔曰：「上帝監觀，實推求莫；下民歸往，祇切來蘇。命既靡常，情尤可見，粵惟往代。爰知得失之由，鑑往識今，每悉治忽之。故爾明朝久席泰寧，浸弛綱紀。君非甚黯，孤立而煬蔽恆多；臣盡行私，比黨而公忠絕少。賂通宮府，朝端之威福日移；利擅宗紳，閭左之脂膏殆盡。肆昊天聿窮乎仁愛，致兆民爰苦於侵災。朕起布衣，目擊憔悴之形，身切痼瘵之痛。念茲普天率土，咸罹困窮，詎忍易水燕山，未甦湯火；躬於恆冀，綏靖黔黎，猶慮爾君若臣，未達帝心，未喻朕意。是以質言正告，爾能體天念祖，度德審機，朕將加惠前人，不吝異教。如杞如宋，享祀承延，用章爾之孝；有室有家，民人胥慶，用章爾之仁。凡茲百工，勉保乃辟，綿商孫之厚祿，廣嘉客之休聲，克殫厥猷，臣誼靡忒。唯今詔告，允布腹心，君其念哉。罔悞於宗公，勿貽危於臣庶，臣其慎哉。尚效忠於君父，廣貽谷於身家。謹詔。」

#### 李建泰出師

甲申正月十六，李建泰出師。風沙大起，占候天文書云：「出兵遇風沙，師覆不還家。」

#### 唐通入朝

唐通陸見。上曰：「大寇逆天不怙，荼毒生靈，掃蕩奇功，賴卿早奏。」

通曰：「么麼黨類，流禍難言。臣藉二祖列聖之威靈，皇上如天之覆庇，願捐軀報效，使元凶大慙，速就殲夷。」

上悅，慰勞有加，賜金寶綵幣。通謝恩出。

#### 白廣恩移書姜瓖約降

「侍生某頓首拜。國事如此，台臺稔知，無容置喙矣。但我輩久為文臣所抑，不啻狗馬之賤。今闖王強盛，奸佞在朝，我輩雖欲樹功，決至反招奇禍。語云：『識時務者謂之俊傑。』不若其建降旗以圖富貴。台臺諒能鑑其始終，而幡然從事矣。特此奉約，仍乞賜鴻音，以慰下懷。戎事旁午，餘不盡贅。」

瓖答書同降。

#### 宣府總兵朱之馮

賊將至宣府，朱之馮謂兵民曰：「朝廷三百年恩德在人，死生盡是天數。皇天水土，殺身難報。豈可一旦從賊，失卻千秋大義？君親本無二理，汝等須看世上，詎有孝順他人，違逆自己父母者？」眾不從。

#### 居庸關唐通降

三月十一，大同陷。賊至居庸關，唐通迎戰。時賊將李牟率眾四十萬，方戰，忽營中突出一虎，東西冲躍，所至披靡。唐通驚仆，被虎擒嚙。賊眾四合，是虎即以皮御下，乃賊將谷大成偽扮者。通就執，乃降。

#### 宋孩兒起數

軍師宋獻策見自成，云：「臣觀明朝王氣之絕，當在本月十八日丙午。是日當有陰霧迷空，淒風苦雨，乃其應驗。十九日辰時，都城必破無疑。若不乘此機會，恐援兵四集，又須遲至六年之後也。更有讖云：『孩兒軍師孩兒兵，孩兒攻戰管教贏。只消出個孩兒陣，孩兒奪取北京城。』據此讖，吾王須用十五六歲者，名童子兵，攻城方能濟事。」

自成即點強壯童子五千人，給以器械攻取。

#### 杜秩亨議割地

賊遣叛監杜秩亨密奏云：「平分天下，方可息兵。朝臣皆以為可。」

上泣曰：「祖宗費卻多少精神，歷盡艱難，創此山河，為不肖子孫，狃於安樂，一旦將地方割去，朕即死歸泉府，亦無面見高皇在天之靈。寧死可也，割地不可。」更深微行，至朱純臣第乃還。

### 帝后自盡

聖母周皇后，手內持節繞宮巡走，哭曰：「天災已降，大禍臨頭。汝等有志者，須速尋門路。」巡走兩周，歸宮，將自盡。

時上率內官四百人欲出，被砲而返，對后泣曰：「大事去矣！」

揮宮女各散。至武英殿，各門密召守城官，每門付白燈籠三碗，囑曰：「寇信緩急，自一至三，宮中望此燈為號。蓋寇攻城，則懸一燈；攻城急，則懸二燈；城破，則懸三燈也。」

守門官既出，上至乾清宮，將太子、定王付周皇親，永王付劉皇親，囑曰：「社稷傾覆，使天地祖宗震怒，實爾父之罪也。然朕亦已竭盡心力，其奈文武諸臣，各為私心，不肯後家先國，以致敗壞如此爾。今不必問其禍福，只是合理做去。朕無他慮也。」

言畢，上與太子等大哭而別。上復進壽寧宮，見長公主大哭，砍其臂。到西宮欲死袁妃，又到坤寧宮見后自縊。上再登皇極殿，親撞景陽鐘，鐘聲遠振，響遍京城，欲集文武百僚，寂無一人至者。乃手三眼槍，率持數十人，至前門，見城上白燈已懸三矣。上知天命已去，不可挽回，急遣宮人逼令張太后並李娘娘速死，然後刺血親寫遺詔一封，縫於隨身衣帶內披髮覆面，衣履不成，竟向宮後煤山自盡。

三燈不待城破，即俱懸起，是內奸應計也。

### 李自成入京城

三月十八，黃沙障天，旋風刮地，雷雨交作。賊營砲發，四面連珠炮轟轟不絕。賊造雲梯高五丈，城外周圍布置，凡數百張。令孩兒兵手持短刀，如猿猴狡捷，四面登城，逢人亂砍。城兵見之，俱驚潰。

百姓喧傳聖駕已出，文武百官俱換小民裝扮，各奔逃。頃刻兒童婦女啼哭震天，天氣陰霾，日光悽慘。

賊兵西進得勝門，東進齊化門。牛金星、李牟兩人，領兵上城，一面飛騎數千，到正陽門令城門大開，所將存火器沼城擺列。聞賊預先埋伏京城，或賣賊貨，或酒米店，或作星卜，或設帳市藥。時宰相賣官鬻爵，故京城買官者大都是賊，賊由此內應外合。

使十七載惕勵憂勤之帝王，龍馭賓天，三百年太平錦繡之江山，金甌墮地。

### 劉宗敏傳諭

劉宗敏傳諭城中百姓曰：「吾來安你百姓，毋得驚惶。你們須用黃紙寫『順民』二字，粘於額上，並貼門首，即不殺。」百姓各執香跪迎，門首寫「順民」二字，又書：「永昌元年，順天皇帝萬歲。」

### 李自成入大明門

自成乘雕鞍駿馬，自大明門擁入，望承天門射之，暗祝曰：「若能一統江山，正中『天』字中心。」

箭發，中於旁，不悅。

牛金星曰：「欲代大明承天，如何反射天也？適進大明門，何不射『大明』二字？」

自成從大明門進紫禁城，劉宗敏、牛金星等俱隨入。先拿娼婦，及歌童小唱各數十人設宴。

士民各戴破帽，服破衣，匿茅舍中。絛絹數件，不能易一敝垢衣。

賊又至深宮大殿，開筵演戲。諸賊出入宮闈，奔突禁闈，同坐同食，嘻笑嘈雜，全無統攝。午門任馬兵東西馳騁，褻嫚狼籍。童子兵以所掠錦繡裹身，馳馬市中。

### 偽詔

「因獻城甚速，姑免爾民屠戮之苦。爾民各安生理，不許關閉店業。大兵擾害者，治以軍法。」

### 偽諭在京文武

「吏政府大堂，諭為奉旨選授官職事。照得大順鼎新，恭承天眷，凡屬臣庶，應各傾心。爾前朝在京文武官員，限次早一概報名彙案。不願仕者，聽其自便；願仕者，照前擢用。如抗違不出者，大辟處治；藏匿之家，一併連坐。仰各遵新旨，共擴皇圖。赴謁宜先，趨選毋後。須至榜者，永昌元年三月二十四日示。」

偽政府著長班內外尋搜，不許民間容隱；一家容隱，九家連坐。

### 富戶汪箕

汪箕，徽州人也，居京師，家貲數十萬。自成入城，箕自分家室不保，即奏一疏，乃下江南策，願為先鋒，率兵前進，以效犬馬之勞。

自成喜，問宋獻策云：「汪箕可遣否？」

宋曰：「此人家貲數百萬，典鋪數十處，婢妾頗多，今托言領兵前導，是金蟬脫殼之計也。」

自成悟，發偽刑官，追贓十萬，三夾一腦箍。箕不勝刑，命家人取水，飲三碗而死。

### 象泣

一日，象房橋，群象聲如哭泣，大喊不已，淚下如注。天昏地暗，災異迭見。

### 李巖諫自成四事

賊將官紳戮辱已極，以致天愁地暗，百獸哀鳴。

制將軍李巖上疏《諫賊四事》，其略曰：「一掃清大內後，請主上退居公廡，俟工政府修葺灑掃，禮政府擇日率百官迎請大內次，議登極大禮，選定吉期，先命禮政府定儀制，頒示群臣演禮。一文官追賊，除死難歸降外，宜分三等，有貪污者，發刑官嚴追，儘產入官；抗命不降者，刑官追賊既完，仍定其罪；其清廉者，免刑，聽其自輸助餉。一各營兵馬，仍令退居城外守寨，聽候調遣出征。今主上方登大寶，願以堯舜之仁，自愛其身，即以堯舜之德，愛及天下。京師百姓，熙熙皞皞，方成帝王之治。一切軍兵，不宜借住民房，恐失民望。一各鎮興兵復仇，邊報甚急，國不可一日無君，今擇吉已定，官民仰望登極，若大旱之望雲霓。主上不必興師，但遣官招撫，各鎮許以侯封，各鎮父子仍以大國封。明太子，令其奉祀宗廟，俾世世朝貢，與國同休，則一統之基可成，而干戈之亂可息矣。」

自成見疏，不甚喜，既批疏後「知道了」，竟不行。

#### 宋獻策奏削髮諸臣

宋獻策疏曰：「明朝削髮奸臣，吏政府不宜授職，此輩既不能捐軀殉難，以全忠義，又不肯委身歸順，以事真主，顧乃巧立權宜，徘徊岐路，忠節既虧，心跡難料。若委以政事，任以腹心，恐他日有反噬之禍。」云云。

自成批云：「削髮奸臣，命法司嚴刑拷問，吏政府不得混敘授職。」

#### 宋獻策與李巖議明朝取士之弊

獻策既奏疏，出朝遇李巖，散步偕行。

適見二僧，設兩案，供養崇禎靈位，從旁誦經禮懺，降臣繡衣乘馬，呵導而過，竟無慘戚意。

巖曰：「何以紗帽反不如和尚？」

獻策曰：「此等紗帽，原是陋品，非和尚之品能超於若輩也。」

巖曰：「明朝選士，由鄉試而會試，由會試而廷試，然後觀政候選，可謂嚴核之至矣。何以國家有事，報效之人，不能多見也？」

獻策曰：「明朝國政，誤在重制科。朝廷高爵厚祿，一旦君父有難，各思自保。其新進者，蓋曰：『我功名實非容易，二十年燈窗辛苦，才博得一紗帽上頭，一事未成焉。我官居極品，亦非容易，二十年仕途小心，始得至此地位。大臣非此一人，我即獨死無益。』此資格之不得人也。二者，皆謂功名是己所致，所以全無感戴朝廷之意。無怪其棄舊事新，而漠不相關也。可見如此用人，原不顯朝廷待士之恩，乃欲責其報效，不亦愚哉！其間，更有權勢之家徇情面而進者，養成驕慢，一味貪癡，不知孝弟，焉能忠義？又有富豪之族從寅緣而進者，既費資財，思權子母，未習文章，焉知忠義？此邇來取士之大弊也。當事者若能矯其弊而反其政，則朝無倖位，而野無遺賢矣。」

巖曰：「適見僧人敬禮舊主，足見其良心不泯，然則釋教亦所當崇敬。」

獻策曰：「釋氏本西竺之裔，異端之教，邪說誣民，充塞仁義，不惟愚夫俗子，惑於其術，乃至學士大夫，亦皆尊其教而趨習之。偶有憤極，則共披剃而避是非；忽值患難，則入空門而忘君父。叢林寶刹之區，悉為藏奸納叛之藪。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，以布衣而抗王侯，以異端而淆正教，惰慢之風，莫此為甚。若云誦經有益，則兵臨城下之時，何不誦之退敵？禮懺有功，則君死社稷之日，何不禮懺延年？此釋教之荒謬無稽，而徒費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。所當人其人而火其書，驅天下之遊惰，以惜天下之財費，則國用自足，而野無遊民矣。」

巖曰：「軍師議論極正，但願主公信從其說，痛洗積習之陋，誠天下國家之幸也。」

語畢，各歸營。

#### 牛金星遇異僧

牛金星將入朝議登極事，行至長安門外，見一僧服衲衣攔街，大呼曰：「小僧有緊急事情，要告明！」

金星問曰：「和尚有何緊急事？」

僧曰：「崇禎爺是個好皇帝，以為李家大兵來，就逼他吊死，既奪了明朝江山，又不見太子下落，特來稟問丞相。」

金星大怒，左右欲殺之。

僧呵呵大笑曰：「和尚只一個頭，砍了值甚麼？汝輩幾萬頭卻如何？」

金星曰：「此癡僧也，勿殺。」

命之速去，僧行數步，化一陣清風，不知蹤跡。

#### 自成偽檄

自成陷京師，一面遣人招吳三桂，一面行文招左良玉，並高傑、劉澤清等諸將。

偽檄云云，具在吳三桂請兵內。

#### 自成詐稱符命

宮中忽搜出滲金銅爐及漆金各一，上刻「永昌元年三月之吉」。人人驚駭。

忽果將軍入朝報云：「四夷館有西域番僧十餘人，言語侏&-OYUBI1，具表文一道，譯出是西天竺國王彌離哆斯滿來賓，聞中國有新天子登位，羌來入賀者。」

#### 自成改衣服印契

凡文官俱受大將軍節制，一品，冠上插雉尾，一公，服用棋盤方領補子服色，文武一樣改換。印章，三品以上為符，四品以下為契。

#### 公主夢帝后

何新教公主入周奎家，公主思念父皇母后，時時欲絕飲食。左右苦勸，勉延。

一日假寐，忽見先帝后與王承恩至，曰：「我已訴於上帝，逆賊惡貫滿盈，不久自當消滅，但劫數尚未盡，勾銷亦只在一年餘

矣。」

語畢，見先帝披髮仗劍，逐殺闖賊，連聲砲響。公主驚覺，以告周奎云。

### 李自成死羅公山

自成四月三十日西奔，焚五鳳樓，九門放火。火光燭天，號哭之聲，聞數十里。聞唐通為馮有威殺。

五月初二，三桂兵追至定州清水河下岸，斬賊將谷大成，左光先墮馬折足，自成屢北。

五月五日，率諸將直逼吳營大戰。自辰至酉，互有殺傷。忽狂風起，賊陣旗幟悉仆，自成中箭，落馬還營。自此，且戰且走，三桂亦不急追。

牛金星見勢漸失，有他志，忌李巖、李牟得軍民心，欲去之。會報河南歸德府同知陳奇、商丘賈士俊、定陵令許承蔭、鹿邑令孫澄、考城令范雋、柘城令郭經邦及尚國俊七人，俱被兵部尚書丁啟睿命參將丁啟光擒，縛往南京。李巖請率兵恢復。自成許之。

金星曰：「李巖此去必不返，叛形早已露，不如誅之。」

自成信其言，令金星設酒誘而殺之。

宋獻策素善李巖，遂往見劉宗敏，以辭激之。

宗敏怒曰：「彼無一箭功，敢擅殺兩大將，須誅之。」

由是自成將相離心，獻策他往，宗敏率眾赴河南。

自成與李過及驍將數人，率兵十餘萬，自河南至湖廣，欲合張獻忠。渡江抵辰州，知獻忠已入川，遂駐黔陽二十里外。弘光元年正月下旬也。

居二十日，百姓苦之。自成聞何騰蛟兵將至，入山閱視要害，見羅公山險峻而廣大，遂分結三大營於其下為久駐黔陽之計。但兵餉無兩月支，命劉宗堯等率兵二千渡江，往豫楚界郡縣劫糧；命辛思忠、楊彥率兵二千，於湖廣沿江府縣劫糧。

一夕，自成方寢，大呼曰：「殺，殺，殺！我不懼汝！」

竇氏驚問。

自成曰：「適夢坐北京殿上，忽見崇禎皇帝與范景文、倪元璐、汪偉、吳襄、周遇吉等數十人，欲執予。予相振而醒。」

竇氏曰：「勿異也，疑心生暗鬼耳。」

自成甫睡，復夢如前，見文武叱聲如雷，乃寤。

次日，得疾。李過日進候，由是與竇氏通。自成病益篤，夜半連呼云：「皇帝幸釋我！」遂死。

李過以帝禮葬之。

其時，大清朝有賀表謂病故也。

### 李過降何騰蛟

李自成既死，其姪李過與賀錦、牛佺、任繼宗、劉體仁等共議，諸將俱勸降何騰蛟，李過遂率眾歸之。

一云李錦號「一隻虎」，自成姪也。自成死，錦奉自成妻高氏，渡洞庭，踞山寨。隆武遣馬吉翔招之，賜錦名赤心，高氏為忠義夫人。隆武既沒，堵胤錫以永曆閣部撫湖南，赤心就招稱臣。然桀驁甚，在營稱氏為太后，具疏稱自成為先帝。朝議騰忍聽之。何騰蛟以閣部督師輕騎詣赤心營，會師取長沙，封赤心興國侯。

李過雖降，不過名焉而已。世界至此，不成世界；朝廷至此，不成朝廷。君子讀之，能無三嘆耶！

康熙十年四月十三日，用竇氏書於社埠之王館。

### 總論流寇亂天下

自寇之起於崇禎之三四年也，不過饑寒之民，嘯聚山谷，所謂寇也。此五六年間，放劫千里，出沒無方，此則所謂流寇也。迨至十一二年後，則不然矣，非復草賊行徑矣。又十四五年後，則不然矣，非復竊據行徑矣。

夫當其作難之始，為剿為撫，固亦易耳。奈當事者寡識，竟無成策可慨也。初時握兵者，尚猶中智以上，非無戰勝之威也，乃卿大夫局外易言，刻期責效，終未有成功。迨至話言有間，任用勿專，劫代殺，括代頗，始之以貪鄙之熊文燦，肆虐生靈，繼之以用■（穴上七下）之楊嗣昌，誣誤軍事。於是中原陸沈矣。元惡既愍，盈庭狼顧。陳睿謀，龍鍾也，宋一鶴，乳臭也。格例緣資，草草推用，節制無術，將不知兵，兵不能兵。非惟是也，兵之厲民，更甚於賊，而楚事乃復大裂矣。是故民怨天怒，饑疫頻仍，同類相合，人死如亂麻。於是李自成起而乘之，據中原，吞江漢，襲三秦，凌晉躋蜀，則民心使然也。

夫斂重而民窮，民窮而盜起，此自古皆然，豈待智者而後知哉？明朝制度詳嚴，內重而外輕，君尊而臣卑，法相繩，權相制，雖有奸臣，不能作大逆；雖有豪傑，不能建奇功。然而取民之制甚煩，養民之制甚略。遇聞先臣馮琦之言曰：「本朝之患，不在外賊，不在宦官，不在大臣，不在藩鎮敵國，他日所為國家憂，惟在官府之隔、閭閻之匱耳。」

憶丙子歲，予道淮上，見一父老談流寇事云：「此寇不速除，且與國家相終始。既而歸里，從士大夫飲，聞邸報寇警，士大夫皆言：『草賊也，不足為大憂。』有書生應言官，更歷數年，將無大梟雄乘亂而起者乎？」夫閭閻之匱也，寇盜之患也。五十年之前，有淮上父老知之，里巷書生知之，而當塗之卿大夫，豈盡鈍根乎？蓋以留情富貴，未嘗以國家為念耳。迨至大廈突傾，而燕雀亦遂失其巢也。豈不傷哉！雖然，庸奸之列朝廷也，貪污之遍郡邑也，懦將悍兵之耗餉於營幕，而殘賊猾寇之蹂躪夫海內也，俱天之所以開大清也。嗚呼！天之所廢，天之所興，人孰得而止之？夫亦可存而不論，論而不議也已。（四月十六日書。）

### 論明季致亂之由

明之所以失天下者，其故有四。而君之失德不與焉。一曰外有強鄰：自遼左失陷以來，邊事日急矣，邊事急不得不增戍，戍增則餉多，而加派之事起。民由是乎貧矣。且頻年動眾，而兵之逃潰者，俱嘯聚於山林，此亂之所由始也。二曰內有大寇：張、李之徒，起於秦、豫，斯時欲以內地戍兵禦賊，則畏懦不能戰，欲使邊兵計賊，則關鎮要衝，又未可遽撤。所以左支右吾，而劇賊益橫而不可制。三曰天災流行：假流寇擾攘之際，百姓無饑饉之虞，猶或貪生畏死，固守城池，賊勢稍孤耳。奈秦、豫屢歲大饑，齊、楚比年蝗旱，則窮民無生計，止有從賊劫掠，冀緩須臾死亡矣，故賊之所至，爭先啟門，揖之以入，雖守令亦不能禁。而賊徒益盛，勢益張大，亂由是成矣。四曰將相無人：當此天人交困之日，必相如李泌、李綱，將如汾陽、武穆，或可救亂於萬一，而當時又何如也？始以溫體仁之忌功，而為首輔；繼以楊嗣昌之庸懦，而為總制；終以張縉彥之無謀，而為本兵；可謂相有人乎？至如所用諸將，不過如唐通、姜瓖、劉澤清、白廣恩之輩，皆愛生惡死，望風逃降者。將相如此，何以禦外侮、除內賊邪？

夫是四者有其一，亦足以亂天下，況並見於一時，有不土崩瓦解者乎？試譬之一家，強鄰闕於門庭，竊盜據於堂奧，為有司者，復敲肌撲骨以焚其財，而左右僕御莫不抱頭鼠竄而去，則了了一主，欲不弊得歟？更喻之人身有疾，邊警者腰背之患也，張、

李者腹心之患也，水旱蠱蟲者傷寒失熱之患也，一身而有三患，勢已難支，更令庸醫調治之，其亡可立而待耳？明季之世，何以異此？

然則，必何如而後可？曰：止有和守戰三策而已。憶自錦州之役，良將勁兵喪歿殆盡，遂致強鄰有輕中國心，而邊警日至，使當日以洪承疇為總制，吳三桂為總戎，嚴兵固守，而勿與戰，且甘言厚幣以和之，則十餘萬之師，固可保障東方，是則策遼事者不宜戰而宜和。若乃自成者，賊寇之雄也，敕孫傳庭以重兵踞潼關，而命盧象昇、周遇吉時出銳師策應，則高傑、白廣恩等，必不覆潰，而西安固矣。西安固則自成必不能越晉而入燕。是則為秦事計者，當以守為正，而戰為輔。至於獻忠一凶殘之賊耳，其勢不逮自成遠甚，則又當以戰為正，而守為輔矣。苟令史可法、周遇吉、左良玉、曹文詔、黃得功等會浙直兵，四面攻之，則可以敗滅。獻忠既破，則良玉二十萬之眾可與傳庭十六萬之師，相為犄角，內外拒戰，而自成可圖矣。張、李既平，則強鄰雖或深入，亦未必遽至危亡。奈當事者戰守無策，任用乖方，使洪、盧陷於東鄙，傳庭覆於潼關，良玉潰於朱仙，遇吉死於寧武，敵寇交侵，兵民胥叛，釀成大禍，而不可救。悲夫！

遇觀趙宋之南渡也，兀朮大舉入寇，楊太據洞庭，與劉豫通，欲順流東下，李成大陷襄陽六郡，將自江西陸行，趨浙與大會。是時天下之勢亟矣，設他人當此，必有甲申之禍，幸有武穆者，為制置使以備之，奏襄陽為恢復中原根本，當先取六郡以除腹心之疾，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群盜，此識先後著者也。未幾襄陽復、洞庭平，而金兵亦不能為大患，得以偏安江左者，百有五十載。所謂元氣既固，而外疾亦漸除也。惜明季諸人，見不及此，此予故作是篇，以悉其致亂之由焉。

康熙十年辛亥四月十五日，予編北略初成併書此論以附識之（社埜王館用賓氏草）。